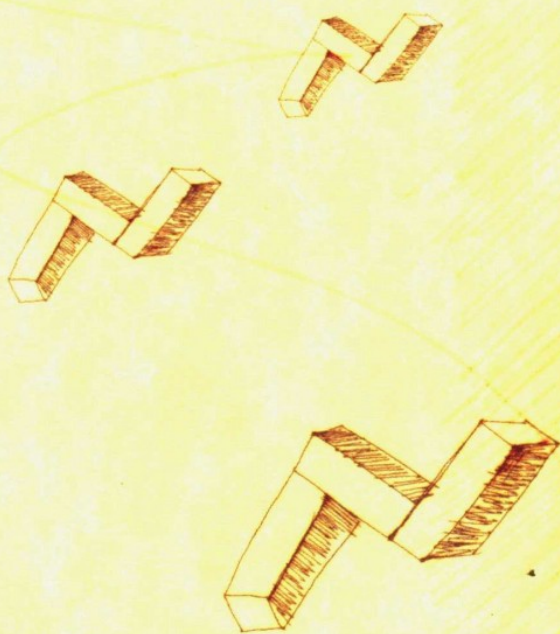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哲学系列

实在论的多副面孔

The Many Faces of Realis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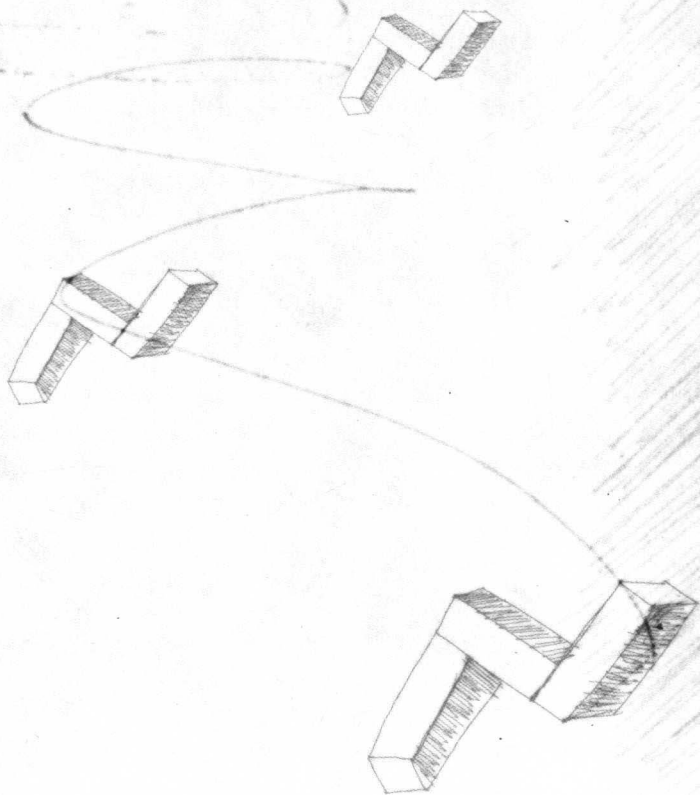
[美] 希拉里·普特南 (Hilary Putnam)/著

冯 艳/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实在论的多副面孔

The Many Faces of Realism



[美] 希拉里·普特南 (Hilary Putnam)/著

冯 艳/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实在论的多副面孔/[美] 普特南著; 冯艳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哲学系列)

ISBN 7-300-06845-6

I. 实…

II. ①普…②冯…

III. 实在论-研究

IV. B0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06324 号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哲学系列

实在论的多副面孔

[美] 希拉里·普特南 (Hilary Putnam) 著

冯 艳 译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239 (出版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三河市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65×1300 毫米 1/16

版 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张 8 插页 3

印 次 2006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字 数 96 000

定 价 1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序

言



当我写《理性、真理和历史》时，我把我的目标描述为突破这种束缚，即在我们的思想中有一些二分，其中最主要的是关于真理和理性的“客观”和“主观”之间的二分。我是这样描述我的观点的 (p. xi): “我将提出一种观点，其中心灵不只是简单地根据一种真理论来‘摹仿’一个只承认描述的世界。而我的观点不是这样一种观点，其中心灵构造世界（或使世界屈从于由‘方法论的教条’和独立于大脑的‘感觉材料’而强加的限制来构造它）。如果人们必须使用比喻性的语言，那么就

用这样的比喻吧：心灵与世界共同构造心灵与世界。”

1985年12月，受邀在华盛顿美国哲学协会会议上作关于保罗·卡若斯（Paul Carus）的讲演，给我提供了机会，一方面，使我进一步详细说明这种观点，即我注意到的关于实在和真理的形而上学实在论观点；另一方面，进一步详细说明关于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在早期著作中，我把当前的真理观描述为“疏离的”观点，这些观点使得一个人会丧失他的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自我和世界；在这几篇演讲中，我尽量详细阐述我的评论，以及非疏离的真理观和非疏离的人类繁荣之间的联系。

根据惯例，关于卡若斯的演讲将以一种扩充的形式出版——有时，在很多时候是以实际所作的演讲的长度出版。此处我尽力保留我在华盛顿的实际讲演，只是有一处记号的变化；我插入一篇演讲（文
2 中的演讲II），它在华盛顿的会上没有被宣读。对我来说，比起消除一个人正在面对面地对其他人说话的实际感觉的改写，保留演讲的原有形式好像更可取。

我要感谢 Daniel Alvarez, Thomas Carlson, Marcus Singer 和 Kenneth Winkler 为我所做的有意义的指导和指出我的错误所在。而且，我会永远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对哈佛大学哲学系的我的同事们表示感谢。对 Dieter Henrich（哈佛和慕尼黑）应特别提出感谢，他在哈佛作的康德方面的演讲是我思想火花的巨大源泉。在此提到古德曼、奎因和罗尔斯的名字，那不过只是我对他们感激之情的一点点。我特别感谢 Burton Dreben，他提出了很多建议，我相信这些建议已经促进了我的工作。而且，我要再次感谢露丝·安娜·普特南，不仅仅是要感谢她的鼓励和建议，但当然也包括这些。



目

录



序言	1
演讲 I 关于实在和真理，还有 什么要说的吗？	1
内在的性质：倾向	6
内在的性质：意向性	9
为什么意向性如此难 以对付	10
“人类魔爪的踪迹 无处不在”	13
演讲 II 实在论和合理性	19
没有二分的实在	27



演讲Ⅲ	平等和我们关于世界的道德映像	35
	法兰克福学派为平等辩护的尝试	46
	没有道德映像的民主	49
演讲Ⅳ	作为事实和作为价值的合理性	55
	科学的方法	63
	“认识论难题”	66
	皮尔士之谜的重要意义	71
注释		77
索引		85
译后记		98

演讲 I 关于实在和真理，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埃丁顿 (Eddington) 提醒我们，街上的那个人想像一张桌子是“固体”的——即，想像成和大多数固体物质一样。但是物理学已经揭示出桌子主要是空间：即粒子间的距离与组成桌子的原子的电子或核子的半径相比是巨大的。对这种事态的一个反应，即威尔弗里德·塞拉斯 (Wilfrid Sellars) ^[1] 的反应是，否认像我们通常想像桌子那样存在着桌子（尽管他选择一个冰块立方体而不是一张桌子作为他的例子）。在塞拉斯看来，像桌子和冰块（“表象”）这样的通常的中等尺寸的物质对象的常识概念根本就是错误的（尽管

并非它们一点认知价值也没有——在塞拉斯看来，存在着实在的对象，即表象“图画”的“桌子”和“冰块立方体”，即使这些实在的对象不是门外汉眼中的桌子和冰块立方体）。我不赞成塞拉斯的这种观点，但是，如果我使用了这个观点或者利用了它在哲学景象中的表现这一现象来突出关于“实在论”的哲学争论的某些特征，我希望他能予以谅解。

4 首先，这种观点论证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以大写字母“R”开头的实在论并不总是传递对实在论的所有天真的期望。如果存在任何对实在论的完全合理的期望，那就是对常识感的期望，即当然存在着桌子和椅子。任何告诉我们确实不存在桌子和椅子的哲学，即真正存在的只是感觉材料，或仅仅是“文本”或任何其他什么的哲学，是非常愚蠢的。在诉诸于这种常识感时，实在论使我想起旧式的情节剧中的骗子。在19世纪90年代的情节剧中，骗子总是向天真的少女承诺各种东西，而时候到了，他又拿不出这些东西。在这个例子中，实在论者（邪恶的骗子）向常识感（天真的少女）许诺，他将把她从她的敌人（唯心主义者，康德主义者和新康德主义者，实用主义者和可怕的自我标榜为“非实在论者”的纳尔森·古德曼）中拯救出来，这些敌人（实在论者说）想剥夺她的好的旧冰块立方体和椅子。面对这可怕的期望，公正的少女自然倾向于追随具有常识感的实在论者。但是当一起旅行一段时间之后，“科学的实在论者”泄露了这个消息，即少女将要得到的不是她的冰块、桌子和椅子。早餐之后，科学的实在论者告诉她，这也正是“终结了的科学”将要说的，事实上，所有真正存在着的是可能存在的任何东西。留给那位少女的是一张关于她知道不会是什么的期票，以及下述保证：即使不存在桌子和椅子，仍然会有一些她的“表象”（或她的“民间物理学”，正如一些科学实在论者给它起的名称）“想像”的物自体存在。一些人会说，这位女士还一直拥有它们。

因此，很显然，“实在论”这个名称至少可以从两个截然不同的

5

5

5

3

没有一种统一的物理解释。一颗红星，一个红苹果和一个盛有带色的水的似红色的玻璃杯由于不同的物理原因而是红色的。事实上，可能有着无穷多的不同的物理条件，它们可能导致反射（或消除）红光和吸收其他波长的光这种倾向。一种其根本的非倾向的“解释”是如此不一致的倾向性质，以致它不能被简单地表示为动态变元的一个数学函数。这些——动态变元——是这种思考方式将其视作“外部”对象之“特征”的参数。

另一个问题^[3]是，颜色证明比我们认为的更为主观。事实上，任何在光谱中绿色部分的颜色表中的色度将根据某个主题被分类为“标准绿”——即使它位于“黄—绿”那一端或“蓝—绿”那一端。

总之，没有被这种思考方式所认可的“特征”——没有中规中矩的动态变元函数——对应于对象的作为红色或绿色这样一种熟悉的性质。在一种从笛卡儿和洛克时代以来，我们越来越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观点看来，存在一种性质，所有红色对象共同拥有——在所有的情况下都一样——还有另一种性质，所有绿色对象都拥有——在所有的情况下都一样，这种思想是一种幻觉。

然而，洛克和笛卡儿确实给我们提供了对颜色的前科学概念的一种诡辩的说法，一种可能对大多数人来说已成为好像只是“后科学常识”的说法。这种说法包含感觉材料的思想（在 17 和 18 世纪的词汇中感觉材料用来指“思想”或“印象”的情况除外）。我看到的这件红色运动衫不是我以为它是的那种红色（不存在作为那件运动衫之红色的“物理量”），但是它确实有一种倾向（一种力量，用 17 和 18 世纪的习惯用语说），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影响我——使我具有感觉材料。而且这些感觉材料确实真的有一种简单的、一致的和非倾向性的“红色”。

这就是那幅著名的图画，一方面，是物理世界和它的主要性质的二元论的图画，另一方面，是心灵与它的感觉材料的二元论的图画。正如胡塞尔所说，这幅图画是自伽利略时代以来哲学家们已经围绕它

争吵不休的图画。这幅图画是灾难性的，这是胡塞尔的思想，正如它是影响了胡塞尔的威廉·詹姆斯的思想一样。 7

但是，为什么我们认为这幅图画是灾难性的呢？固然，这一度是骇人听闻的，但正如我已说过的，至今为止，作为“后科学常识”，这已被广泛接受。这幅图画到底出什么毛病啦？

一方面，**固体性和颜色**在很大程度上处境相同。如果物体不具有像它们看起来那样“天然的”颜色，它们也不具有像它们看起来那样“天然的”固体性。^[4]正是这导致塞拉斯说，像冰块立方体这样的常识对象根本不真实地存在。如果没有一些固体（或液体）的东西展现出特定的颜色，那么我们关于典型的常识对象的观念是什么？在塞拉斯的科学形而上学中，真正存在着的，一方面是数学物理学的对象，另一方面是“原初的感觉”。这正是我曾经描述为“灾难性的”那幅图画；正是这幅图画明确地否认通常人们所说的实在论，人们关于桌子和椅子的实在论。

对我的回答（接受后伽利略图画的哲学家将要作出的回答）是显然的：“你只是怀念一个较古老的和较简单的世界。这幅图画运作如常；我们对它的接受是一个‘能得到最好的解释的推论’。我们不能把它看做对这种观点的反对，即它没有保留外行们曾错误相信的任何东西。”

如果这幅图画是能得到最好的解释的推论，那么它也是一种奇怪的推论。当我“看见某个红的东西”经过时，对发生了什么的常见的解释是怎样的？光射向物体（比方说，一件运动衫），并反射到我的眼睛中来。在视网膜上有一个影像 [即使直到后来光的波动特点才被很好地了解，贝克莱（Berkeley）知道视网膜上的影像，笛卡儿也知道]，便有了所导致的神经脉冲（笛卡儿知道沿着神经有某种传输，即使他误解了其本性——因为正如反对电子传输的重要性一样，关于从神经元到神经元的化学传输的重要性还存在着争论，所以我们知道它的本质这一点也不清楚）。在大脑中存在着事件，由于胡贝尔 8



(Hubel)、维塞尔 (Wiesel)、大卫·玛尔 (David Marr) 和其他一些人的工作，我们了解其中一些。然而——这就是那个神秘的部分——不知何故存在着“感觉材料”或“原初感觉”。这是一种解释吗？

一种包含我们根本不知道的联系 [哈尔伯特·费格尔 (Herbert Feigl) 称他们^[5]为“法则论的追逐者”] 和关于它我们甚至没有一个理论轮廓的解释，是一种通过某些比要被解释的现象更模糊的东西而得到的解释。正如威廉·詹姆斯、胡塞尔和约翰·奥斯丁这些彼此思想互不相同的思想家们所指出的那样，感觉材料理论的每一个单独的部分是猜测——理论——和一个最为特殊的种类的理论。然而传统哲学假定“感觉材料”发挥了认识论作用，而这种作用要求它们是被“给予”的东西，是我们绝对确信地独立于科学理论的东西。这种我们从 17 世纪继承而来的科学实在论迄今仍没有丧失它的全部威望，但是它使我们承受着一幅灾难性的世界图画。到了我们该去寻求一幅不同的图画的时候了。

内在的性质：倾向

我想表明，关于世界的“客观主义”图画的问题（用胡塞尔对这种科学实在论的术语来说）比“感觉材料”的假定更深刻；也就是说，感觉材料是身体疾病的可见症状，像天花病中生的麻子斑点一样。我想表明，这种疾病的深刻的身体根源，取决于“内在的”性质这一概念，之外，“内在的性质”是某些东西“自身”拥有的性质，它和语言或心灵所起的任何作用都没有关系。

9 这个概念和只是“表象”或只是我们“投射”到对象上的某个东西的性质相关联的概念，从其对不同派别哲学家所具有的吸引力来判断，已经证明是极为有力的。尽管它们之间有着很深刻的分歧，接受 17 世纪问题体系的所有哲学派别——主观唯心主义者，二元论者和

唯物主义者也接受这个区分，即使他们对于其应用存在着不同观点。主观唯心主义者会说，存在着的只是感觉材料（或心灵和感觉材料，按照某些说法），“红”是这些对象的内在性质，而持续性（即使我们不看它时，它也在那存在着）是我们“投射”的东西；二元论者或唯物主义者会说，“外部”对象拥有持续性这一内在性质，但在他们的例子中，红是我们“投射”的东西。但是，所有这些哲学家坚持这个区分。甚至在其第一批判（他甚至说“物自体”概念可能是“空的”）中对此表示严重质疑的康德，在第二批判中也大量使用了它。

撇开作为 17 世纪观点的一种反常形式的贝克莱主义的观点（即根本不存在任何外在对象），我们可能会说，其余的哲学家都接受我已经描述的“红”和“固体性”的解释；这些并不是我们将之归因的那些外部事物的“内在性质”，而是（在外部事物的例子中）以特定方式影响我们的倾向——它们使我们产生特定的感觉材料，或者，唯物主义哲学家会说，它们在我们的大脑和神经系统中产生特定种类的“状态”。这些性质作为内在的性质“在”事物自身中，这种思想是一种自发的“投射”。

阿喀琉斯（Achiues）的脚跟这个故事是关于倾向的概念。为了表明引出的问题——从查尔斯·皮尔士起，这些问题已经占领了许多一流的哲学家的心灵——请让我引入一个技术的术语（我保证，在这篇演讲中，将不引入太多的术语！）我将把某物所具有的去做无论任何事情倾向称为严格的倾向。去做处于“正常条件”下的某事的倾向，我将称之为“假若其他情况相同”的倾向。大概举例子是明智的。

10

带有非零静止质量的人在亚光速下行进这一倾向是一个严格的倾向；带有非零静止质量的人以亚光速行进是物理上不可能的。当然，正如这个例子所说明的，“严格的倾向”这一概念预设了“物理必然性”这一概念，而至少是出于论证的需要，这一概念是我允许“科学实在论者”使用的概念，糖在水中溶解的倾向如何？

这不是一个严格的倾向，因为放在已经对糖（甚或是其他适当的

化学物质)饱和的水中的糖不会溶解。那么,糖在化学上纯净的水中溶解的倾向是一个严格的倾向吗?

这也不是一个严格的倾向;我将提到的第一个反例来自热力学。假设我把一个糖块放入水中,糖块溶解。然而以这样一种方式,考虑水中的糖,即尽管这种情形和我刚才提到的情形(糖在水中溶解)在关于每个粒子的位置、关于每一种动力的数值方面完全相同,所有的动力矢量与它们现有的动力矢量是有着完全相反的方向。这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在这个例子中所发生的是,糖不是保持溶解,只是形成主动脱水的糖块!因为每一个标准的状态(糖在其中溶解的每一种状态)可以与一个糖在其中“不溶解”的状态相对应,我们看到存在着无穷多物理上可能的情况,其中糖“不溶解”,而不是保持溶解。当然,这些状态都是其中熵在减少的状态;而这不可能,而是极为不可能的!

11 那么,如果不是发生熵减少这样的情况,我们能够说糖有严格的溶解的倾向吗?不能,因为如果把糖放在水中,立即骤然冻结,而且如果冻结发生得足够迅速,那么糖就不会溶解。

事实上,我们能够说的是,在正常情况下,如果把糖放在水中,糖会溶解。而且没有理由认为,所有的如果把糖放入水中糖不会溶解的各种反常情况(包括奇异的量子力学状态,时空中的奇异的局部的变化,等等),在基础物理学语言中能够以一个闭公式表示出来。

这正是我们以前在红和固体性中讨论过的问题!如果“外部”事物的“内在”性质在基础物理学语言中是可以用公式表示的性质,即可以通过“适当的动力学变元函数”表示的性质,那么可溶性也不是任何外部事物的一个“内在的”性质。而且,类似地,可溶性也不是任何“假若其他情况相同”的倾向。用17世纪的语言来说,必须将这些力量与事物“自身”具有的性质进行对比,并将其与事物“自身”具有的性质仔细区分开来。

内在的性质：意向性

好，它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不应该说倾向（或至少“假若其他情况相同”的倾向，例如可溶解性）也不是“在事物自身之中”，而是我们“投射”到这些事物上的某些东西？坚持这种观点的哲学家们几乎不会停下来，说，投射自身被假定成什么。在这个模式中，心灵将任何东西“投射”到任何东西上的能力在哪儿发挥作用？

投射把某些东西看做拥有它不拥有的性质，即使没有意识到这正是我们正在做的，我们可以这样想像（或许因为我们熟悉的其他东西真正地拥有这些性质）。因此这是一种思想——关于某些东西的思想。熟悉的“客观主义者”图画关于思想 [或者，正如哲学家们所说，关于“意向性”，即关于关于 (aboutness)] 有什么要告诉我们的吗？

12

笛卡儿认为当然应该有。他的观点是，存在着两种基本实体——精神和物质——而不是一种。而且，相应地应该有两种基础科学：物理学和心理学。但我们已不再把精神看做一种孤立的“实体”。与笛卡儿所希望的相反，解释思想（包括思想何以为真或为假，何以有或没有根据，何以与某物有关或者与某物无关）本质的心理学这种“基础科学”从来没有形成。所以，根据称为“投射”的这种意识运作来解释常识世界的特征，不过就是根据思想来逐一解释常识世界的各个特征，这些特征包括颜色、固体性、因果关系——我之所以把因果关系包括进来，是因为假如倾向是“投射”的话，那么某物的“原因”这一常识概念也就是一种“投射”，它以恰好相同的方式依赖于“正常条件”这一概念。

而那不就是唯心主义者受到责难的做法吗？这就是我在这篇演讲一开始就指出的悖论。就常识世界而言（我们感觉到自己正生活于这个世界之中，因此胡塞尔称之为生活世界），哲学中称之为“实在论”